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三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二

記

奎章閣記應制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廼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
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
思緝熙典學廼置學士負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
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
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
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

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二

一

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書而
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
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
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
請宥密有所圖回諱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
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徇馬不軌不物
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智善於怡心養神而
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
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

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御史臺記應制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
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 朝廷之大政而
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

道園類書卷三十一

二

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
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
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 詔

書制誥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制文繫以御史大夫
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
集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

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
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家

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
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
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
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
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
統之上承

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
而非其人令焉而非其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

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
重不得與況乎 朝廷百執事縣郡小大之吏作姦
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
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
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
居克讓 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
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靈弊

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
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
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
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
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
典事二人掌幙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又以
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
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
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

十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
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
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
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
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
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
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
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
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

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
天則督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
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飛龍亭記應制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嶽湖江之上車轍馬足
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
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
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

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
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
事即臨川山中求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
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
近上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
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
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
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

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 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巖扃鑄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

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 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任持趙嗣祺朝 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爾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 命臣集書宮

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
官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桶置御榻其中
重複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
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
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
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於惟
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
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

鶴山書院記應制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
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
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
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倣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

道園類稿卷十一

八

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七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與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廼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反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 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

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盡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趨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興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

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則亦有所
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
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
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
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
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
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曰加意於儀禮周官
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摭事別類而
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
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
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
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
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
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
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後秀
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
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且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

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
得其麤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
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
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
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龍章寶閣記應制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閑閑看雲四大
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爲三藏之摹
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于饒州

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庚之九月一日上
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
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
臣集伏還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
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

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
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
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

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彌文日盛
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
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
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
親戚暉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
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
恩群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
抃舞蹈奉 詔歌頌詠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
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

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
之表何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
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
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
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
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
相爲長父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聞聞者臣全節自
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
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
而不自得足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
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
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
何如哉川靈歆祇凡百有神依乎 上帝貴神之所

道國朝書卷五十一

十三

治呵禁衛護母敢厭教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
萬斯年乎

玉象閣記應 制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
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
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擬爲太上老
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
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遠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象而
皇上龍賜開開看雲四大字以文梓飾以雲龍奉

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
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
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
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
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
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
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
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
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

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
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
而當兆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
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
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
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
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
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
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

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
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
爲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
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
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
盛服之有臨睥而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
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爲可宗者乎夫上清
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

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
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
真人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
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像之所奠天書
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
榮天下四方備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
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

瑞州路新昌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

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
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寧麟陳
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
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
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無中象
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
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
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元貞初縣陞爲州廟學如故
泰定乙丑前守夏侯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

象甃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
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庠陋湫隘嘆曰吾州亦
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 夫子尊迫邊豈有序鐘
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
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
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之費究宿
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衡縮端
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
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甃廉緝高固一與

毀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
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
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
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
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
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
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
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

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集乃爲之言曰古之學
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
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
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
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
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
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
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
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

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
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
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
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
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
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
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
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

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集懼夫學者無
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
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
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集固不敢以一言槩之
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慎府連治縣有聲
今以奉訓大夫知新昌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
燧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

雖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夫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
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
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
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
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
於此時晝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
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甃之毀缺象設采色
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
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

庶齋舍易以搜捕豫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墜之堅鑿
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飾南向之
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
予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費而無所
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
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
紀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
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
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

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悞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 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項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

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擴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或有取於斯言也因書以爲記

泰元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

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元重是以分鎮於陝者
平章廉公其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其僉省嚴公其
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門其東西
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
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孺星門此其大略
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
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
歲荐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贍思

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
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
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
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
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
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
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臺各率其
屬出俸以爲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
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

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
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功易事無官府之擾是
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
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
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
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
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
之學官六年御史變理溥化司廩以爲學校之政旣
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爲文

以爲記噫前有徐君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
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
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
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材之意乎集聞之茲士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
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
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
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闈門衽席之微而推至
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

輔成化育之功耕稼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跡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微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

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盖有所擬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頽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政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

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灤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臨江路重建宣聖廟學記

臨江先聖廟學作於故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

爲之記實我
世祖皇帝觀兵江南歸績大業建元中統之年也又
十有五年皇有江南臨江來歸城郭按堵絃歌俎豆
儼然如故沐浴 聖化斯文昭明又七十年于茲矣
有司率循故常無所改作觀舊記所載蓋草創僅立
於兵戈搶攘之餘未有以稱斯郡之新盛者也大德
丁酉故河東李章肅公倜以集賢直學士來守是邦
尚文而好士興學而愛民百廢修舉赫然作新命直
學陳明之種松北山辨正疆理未及有爲而去後至

元庚辰前進士月忽難來爲郡經歷以學爲政行立
政修未期年 召擢工部主事又不果至正辛巳正
議大夫教化的自贛移守是邦精神折衝知無不爲
下車謁廟歎其庠陋更張有作乃八月有祀於先聖
先師禮成明日盡徹其舊取材於上流擇工於傍郡
度地爲垣見侵於西隣老子之宮者重墻以包併也
切於屋壁訊之故老驗諸木樹以得李公經營之舊
召其人而致對不敢自隱於是按郡誌出爲券更正
其畔表而識之日親程督未兩月而禮殿成會以父

喪去又未及竟今經歷承事郎王遷來以學校爲已任學廩不足則命路學正楊士弘爲貸私錢以足之而督其役室堂門廡至于垣墻羽翼崇高有序有則偉然盛世名邦之表儀矣遷字克善本國子諸生中書署爲民部史稍進浙省掾而爲此來也 國家學制用先賢遺言舉其俊秀教之大學學成而散之四方欲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克善興學其本於此乎於是知事畚耕道照磨林烜介士弘來求文以記之其爲言也敬讓而推美惟恐其長之善泯而不聞所

以見克善之信於友矣稽之郡志其士尚禮教而畏清議其民安居而樂業然則斯郡也教易成而民易使也乎吾聞之人之爲學本諸父兄則易從是以古人有鄉先生之祀焉侍讀劉公明乎春秋之旨儀禮之遺博學洽聞時多君子莫或先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劉公以之尚書謝公修艮止之學蓋以爲郭氏之得於邵子程子者云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謝公以之集敢因二公之學而述所聞焉德者何也天之所以命乎

人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窒於氣習之固而不能有所通失於見聞之偏而不能有所反不考於先哲之言則不能以極其知不效於元覺之爲則不能以踐其至密察之幾微明辨於疑似積累以至乎決洽擴充而至乎廣大此識言行以畜其德者其庶幾乎位者何也隨其所處而職分之當爲者也以言乎事君臣有其職矣以言乎事親子有其職矣以言乎事長幼有其職矣家人有內外踈戚之節交際有上下遠近之合則亦各有其事矣安其所止所以盡其分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人倫之至而已矣凡民之所以爲凡民不察乎日用彝倫之間而不知其職者也是以君子凜然職思其憂以求盡其分焉夫焉有出位之妄乎二公遠矣予不得而質焉尚試與同志者講之併以爲記

韶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廣東帥府統郡八踰嶺而南值廣上流者韶居一焉山高而水深泉甘而土沃風氣清淑無間於中州是以島夷貨賄之交魚鹽織貝之利官府之總會軍旅

之往來貢賦之進納姦吏之劾午寇擾之出沒不及於瀕海之邦而詔無五方雜處之人數百年間張文獻公九齡之於唐余襄公靖之於宋實生其境是以爲之士者有所景仰以自樹立而不敢暴棄而凡民父兄昆弟之相告亦曰吾生於君子之鄉不敢爲不善以累吾先哲也是以習俗以愿慤見稱號爲名勝則他郡之所莫及矣故凡長民之吏來蒞是邦者教令可以有行焉

皇元至正辛巳之歲五月太原程侯翔受命通守進

謁宣聖之廟而觀乎學校則元貞元年所作而清河元文敏公從事江省時之所記也垂五十年葺不以時日就圯弊時監郡守臣又闕侯作而歎曰養君子以治野人未有不自學道始欲吾民之易使亦莫不由於斯矣稽諸侯邦有外事焉獻囚獻馘舍此奚適吾敢不任其責而待他人乎下車之初南風時至諸蕃賈舶環濶海門江省於法擇廉明吏閱其貨平價直將護市易特以檄侯蓋選擇而使焉已事過報歲已云暮明年盜起廣西宿兵在邗廣東當轉粟若干

萬以餉之帥將又以檄府軍興之勞不敢辭也至六月乃還始得理郡事而致力於學舍焉擇郡士之有名者具書幣以禮延請使教諸生絃誦之聲進止之容有序有常昔所未有境內興感禮殿有像設之嚴彰施采色至於配備之位冠服煥然護以屏障加以帷幄及夫講堂書閣濂洛先賢之祀名公之祠廊廡齋舍楹楠簷宇土石塗壁或更或作各極完美大其外門以稱其宮起手於至正壬午某月畢工於明年癸未之正月而濂溪周子之專祠在帽峯之下者又

新之如學宮之制告成使其吏陳文求予文以記之夫廟所以崇祀學所以施教也祀事之崇有司謹焉而侯之所以使人來告者豈不欲論其所以爲學者使郡人士有所視則乎予聞之昔在故宋廣東司臬適治於韶周子來爲是官七閱月窮山深谷無不周至其所以感化於仁者密矣歲月于邁聲聞寂然而淳熙中郡建周子之祠於學宮而晦庵先生記之以爲聖賢之學不傳俗習之陋治教不立則異端之謬充塞斯文周子得千載不傳之緒以發明太極五行

於圖書上接洙泗下開伊洛有志於仁義中正之學
者如後覺之天民皆爲堯舜之歸實在於此遺言俱
在正冠垂紳來游來歌者宜莫不誦而聞焉是誠天
下後世之所共學然而斯言實爲韶人發則生乎韶
者百世相承可以無考於斯乎夫斯民也使幼得其
長老得其養則於君子之教之從之也輕養生送死
之不贖矣暇治禮義哉嶺海之表去天萬里

氣達則有以周子朱子之教興者豈不事半而功倍
乎

